

重慶彭水山崩 搜救犬發現生命跡象

萬噸岩體阻救援 機械掘進人工清障

17日9時10分，重慶彭水縣漢葭街道發生山體崩塌。截至17日晚，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聯。現場搶險人員介紹，最大的一塊山體崩塌岩石與旁邊整棟建築的體積相近，其體積超3000立方米，重逾萬噸。在現場，中國安能救援隊與消防等多方力量緊密配合，採取「機械掘進、人工清障」戰法爭分奪秒開展協同作業，並運用生命探測儀等設備在瓦礫堆中進行精細搜尋。在一隻搜救犬的幫助下，救援人員發現生命跡象。

在彭水縣人民醫院，其中一名傷員是漢葭街道沙沱社區的網格員彭迪，她講述了事發經過。當天，她與同事在巡查時發現山體碎石掉落，立即組織群眾緊急轉移。山體崩塌前，她被飛來的碎石擊中，倒在碎石縫隙之間被困。之後，救援人員把彭迪救了出來。



大公報記者 韓毅彭水報道

17日夜間至18日晨，彭水縣持續降雨，雨勢非常大，使山體崩塌現場發生次生災害的可能性提高。18日上午，大公報記者見到山體崩塌現場進行嚴密的風險監控。18日下午，天氣轉晴，現場大型工程機械開始作業。從18日中午至傍晚，仍有多台大型鑽孔、吊裝設備被運往崩塌現場。

最大山石相當於1棟樓體積

崩塌現場有多塊巨大的山體岩石懸空在邊坡上，最大山石相當於1棟樓的體積。受崩塌體體量巨大、現場巨石堆疊、臨近烏江作業空間受限等因素影響，深層搜救難度較大。從17日開始，救援人員在岩石下方的建築區域進行持續搜救完成後，救援面將繼續往崩塌體的中央擴展。大公報記者見到，工作人員對周邊山體架設監測設備實時防控次生災害，在崩塌區域的對岸高樓上，布置了人員攜帶監測設備進行實時監控。

北京探索應急救援促進中心胡匯鑫受訪稱，搜救犬「子歇」在巨石旁空嗅，發現下面可能有生命跡象，生命探測儀在現場實驗了三次，確定了具體的位置和方位，探測到大概在1.5米處有生命信號。救援隊放了兩枚雷達，和搜救犬確認的位置重合。接下來會把可能倒塌的牆體支撐住，開展後續救援。

重慶市專業應急救援總隊總隊長萬平介紹，在17日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了搜救作業面與搜索力度，研究制定巨石移除方案，又調了更多大型裝備進場，要保證巨石移除後，對山體坍塌核心區進行不留死角的全面搜救。



▲彭水縣漢葭街道沙沱社區網格員彭迪受困後獲救。

「我是活着 可龔寶東還沒找到」

「沒想到崩塌會這麼快，救援人員把我救出來時我還能走路。我是活着的，可是龔寶東還不知道在哪裏，希望盡快找到失聯同事。」彭水縣漢葭街道沙沱社區網格員彭迪哽咽着回憶災難發生的瞬間。彭水縣漢葭街道沙沱社區黨支部書記張維玲含淚表示，「00後」網格員龔寶東在工作中失聯。

17日8時許，彭迪在開展日常巡檢時發現崖壁不斷有碎石落下後緊急預警，屬地迅速組織60餘名群眾全部安全轉移。轉移過程中發生山體滑坡，部分人員被埋。在彭水縣人民醫院接受救治的彭迪回憶，「巡查時發現有碎石從坡上往下落，砸在鋼棚上咚咚響，立即疏散群眾，每棟每戶挨家敲門，喊居民全部下樓，引導他們去兩側安全區域。」彭迪已記不清喊了多少戶撤離。

17日7時48分，彭水縣漢葭街道沙沱社區居民小組長何光學給社區黨支部書記張維玲發信息，並附上多張石頭掉落的圖片：「畫廊路25號至33號房子後面有石頭脫落！」張維玲立即通知彭迪搭檔龔寶東前往現場。看到房屋後面的山體不時有碎石滾落，彭迪立即開始疏散群眾，跑回樓下時，看到不少居民撤到了樓前的空地上，她趕緊提醒居民，「往兩邊跑！往山體和房子兩側的安全地帶撤！別擠在樓前面！」

彭迪回憶，山體崩塌前，她被飛來的碎石擊中，跌倒在碎石縫隙之間。之後，救援人員把彭迪救了出來。包括彭迪在內的3名網格員都已平安，只有龔寶東在轉移群眾的過程中失聯。



衛星雷達全天候監測不穩定岩體

爭分奪秒

國家發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3000萬元人民幣，支持重慶山體崩塌災害災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災後應急恢復建設。7月17日，重慶市彭水縣發生山體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聯。國家防災減災救災委員會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

自然資源部有關負責人7月18日介紹了重慶彭水山體崩塌處置情況。重慶彭水山體崩塌發生後，自然資源部第一時間開展現場應急處置工作。

緊急派出專家工作組趕赴事發現場，工作組當日下午抵達後立即開展現場作業，全程配合搜救隊伍開展人員搜救工作。

「當下首要任務是保障搜救人員人身安全，堅決防範次生災害發生。」自然資源部地質勘查管理司司長熊自力說，經實地上山勘查，崩塌體後方仍存在多處不穩定岩體，現場已布設十餘台套專業監測設備，涵蓋衛星定位裝置、裂縫計、邊坡雷達等設備，全天候實時監測不穩定塊體變化動態，一旦捕捉到災害前兆信息，第一時間發布預警，及時組織現場搜救人員撤離避險。

新華社

彭水地質環境脆弱 去年災險情106起

災害頻發

彭水屬武陵山系，「兩山夾一槽」是主要地貌特徵。彭水縣地質環境脆弱，地形地貌、地質構造、水文地質條件複雜，岩土種類多且軟硬互層；再加上降雨豐沛，極端氣候頻發多發，不合理人類工程活動加劇，致使全縣地質災害十分發育，是重慶市地質災害最嚴重的幾個區縣之一。2025年，彭水縣共發生災險情106起，造成直接財產損失數百萬元。

在17日舉行的災後新聞發布會上，彭水縣規劃自然資源局局長王傳軍通報，經地質專家現場勘測，本次山體崩塌體長約60米、高約30米、厚約10米，總體積約1.8萬立方米，其中最大危岩單體體積約3000立方米，屬於大型崩塌。根據專家現場踏勘，崩塌陡崖頂部及兩側仍零星分布有危岩塊體，在極端天氣條件下，仍然存在再次發生崩塌的潛在風險。

大公報記者韓毅



▲採集時間：2024年2月13日



▲採集時間：2026年7月17日14時

搜救五大挑戰

大公報整理

覆蓋物沉重堅硬

巨石與大石板重量極大，無法人力搬移；機械破拆易震動下方結構，導致二次傷害。石板形成的脆弱平衡隨時可能塌陷。

次生災害風險高

雷達監測顯示崩塌體存在位移，隨時可能再次滑落。救援人員在1.5-3米深作業時，自身安全威脅大。

埋深較深、空間狹窄

作業面受限，機械無法大面積開挖，只能「機械+人力」結合，越深入越依賴小型工具或徒手清理，嚴重影響救援速度。

惡劣天氣干擾

強降雨使土石更鬆散、不穩定，增加滑坡概率；同時阻礙視線並干擾生命探測儀等設備。

施救平衡難度大

需在「快速擴大作業面爭取時間」與「小心避免二次傷害、次生滑坡」之間精準平衡，對現場指揮調度考驗極高。

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台灣應承擔什麼角色？

特稿



海風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在上海舉行，主題是「智能夥伴共創未來」。會上，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活躍期。既蘊含巨大機遇，也面臨治理挑戰。「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同時強調，人工智能發展不應該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應當是全球合作的交響。「要始終用人類智慧和國際共識引領人工智能發展，使其真正成為增進全人類福祉、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正能量」。

伴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在上海應運而生，這場大會已超越產業盛會本身，成為全球治理層面的一次方向校準。人工智能正從實驗室、科技企業和資本市場，快速上升為影響國際秩序重塑、國家安全邊界、產業鏈重構乃至文明走向的重大議題。人類面對的人工智能，早已不是簡單的「誰的模型更強、誰的芯片更快」，而是必須共同作答的時代之問：當機器開始思考，人類如何與之相處？當算法參與決策，安全如何

保障？當技術挑戰倫理，治理如何跟上？當鴻溝不斷拉大，普惠如何實現？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主席關於「堅持開放共贏，驅動創新發展」「強化風險意識，確保安全可控」「鼓勵包容並蓄，促進文明互鑒」「倡導和衷共濟，完善全球治理」的四點主張，既是中國對人工智能發展的立場表達，也是對當前國際人工智能秩序失衡的一次正面回應。

其中，有一句話尤其值得一些國家和地區認真傾聽：應當共同反對在人工智能領域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把本國安全凌駕於他國安全之上的做法。這句話之所以關鍵，是因為今天全球人工智能競爭，正在被某些國家有意推向「安全化」「陣營化」「武器化」。技術被貼上意識形態標籤，產業鏈被塞進地緣政治邏輯，開源開放被懷疑為安全陷阱，合作共享被扭曲為戰略風險。其結果，並非讓世界變得更進步、更安全，而是導致技術壁壘更高、治理共識更難、發展機會更不均。

台灣恰好處在這場衝突的前沿。台灣需要思考的是，在這場衝突裏究竟要扮演什麼角色？最不該扮演的角色，是

美國技術遏華鏈條上的前哨、人工智能「去中國化」敘事中的配角、把自身產業優勢消耗在地緣對抗中的工具性存在。這類角色看似「被需要」，實則「被利用」；看似「站在前沿」，實則「站在火線」；看似提升了戰略價值，實則削弱了自身長期發展的空間。

最該承擔的角色，應是兩岸人工智能產業融合發展的合作共贏者，是以科技助推中華民族復興的積極參與者。台灣在先進半導體製造、電子信息硬件、工程人才、精密工業體系等方面，原本就有較強基礎。如果這些能力被綁死在單一陣營的技術封鎖邏輯中，台灣最終只會越來越像一座被政治透支的「輸血島」。但如果把這些能力放回兩岸融合發展和中華民族整體科技躍升的大框架中，則有機會成為智能製造、先進算力配套、終端應用落地和規則協同的關鍵一環。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釋放出另一個信號，中國大陸人工智能發展的整體勢能正明顯抬升。華為首次線下完整展示昇騰950超節點，月之暗面等企業推出新一代大模型，這些都說明中國在算力基礎設施、大模型研發、產業落地上的追趕

正從零散突破轉向系統推進。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正在從「追趕者」逐步轉向「引領者」，不但要參與技術競爭，也要參與規則供給和公共產品供給。

這也是為什麼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在上海成立，具有超出會展本身的意義。它表明中國正在積極回應全球南方對能力建設、技術普惠和治理參與的現實需求。未來5年，中國將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人工智能專題研修培訓名額；面向東盟、阿盟、非盟、拉共體、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建設國際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這都是在為未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秩序提前布局。

台灣若看不清這一點，繼續把自己鎖進「逢中必反、逢美必靠」的技術政治框架中，錯失的將不只是市場、合作與人才流動，更是參與人工智能新秩序建構的歷史窗口。因此，更深一層看，台灣還應承擔一個非常現實的角色：成為「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的治理實踐參與者。

人工智能技術能力一旦與資本逐利、政治操弄、輿論操控和網絡攻擊結合，可能形成對社會結構的系統性衝擊。法國《世界報》近日刊發對美國人

工智能初創企業Anthropic公司總裁的訪談，強調人類必須同時面對人工智能的積極面和陰暗面；《紐約時報》也曾刊文指出，中美面臨的某種「共同敵人」，正是人工智能可能失控的風險。面對這樣的風險，台灣如果真正關心自身社會安全、產業安全與青年未來，就應積極主動參與中國大陸倡導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實踐。

所以，在全球人工智能發展中，台灣應承擔的角色有三層：不是對抗前哨，而是兩岸融合發展、合作共贏的重要一方；不是地緣工具，而是以科技躍升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力量；不是規則接受者，而是區域技術合作治理的主動實踐者。

人工智能時代已經到來，真正決定台灣未來的，是歷史站位。是繼續被「泛化國家安全」的敘事牽着走，把自己變成技術冷戰的一部分；還是回歸合作、共享、治理、發展的人類共同利益之中，為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貢獻自己的能力與責任。這個問題，台灣不能迴避，也不應站在錯誤的一邊。

（《環球時報》7月18日，作者：海風）